



安乐园的早茶

□南京 傅明和

小时候,住在水西门一带,偶尔嘴馋了想下馆子,就去朝天宫附近的安乐园去吃一碗牛肉面。那时候一碗牛肉面大概是一毛多钱左右外加三两粮票,几片干切牛肉,满满的卤汁汤,周围百步都飘满了清香。

有一次临近月底,我去安乐园想吃牛肉面,但是粮票找不到了,粮票没有和钱放在一起,没有办法就想回去了。这时看到有人多给了几分钱,也没给粮票就买到牛肉面了。我一问得知,安乐园和其他面馆一样,每到临近月底,可能会有一些议价面卖,这议价面,就是相当于多给一分钱抵扣一两粮票就行。但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每个月快到月底就有,而是看情况的。

那时候粮票都不够吃,因而每到月底,家长就多给几分钱叫我去吃议价面,不要回来吃饭了。

后来,工作了,口袋里的钱也多了,粮票也成了历史。早晨经常去安乐园吃牛肉馄饨,吃锅贴,吃豆沙包子,偶尔也

能点几个菜。为什么总是去安乐园?因为好吃也不贵。

本世纪初,周边的居民很多都拆迁了,但是有不少老人还是从很远的地方去清真安乐园菜馆吃早茶。早茶以面食为主,不仅有牛肉包、豆沙包、酥烧饼,还有馄饨、面条、炒饭、汤粥等。

安乐园的豆沙包馅多饱满,豆沙不掺杂红豆皮,那热热的、甜甜的、沙沙的流动馅,吃到嘴里一阵甜细的感觉。很多人吃着带着,一包一包的豆沙包往家里带。每天早晨,清真安乐园买豆沙包的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吃完了早茶,还顺便买一只咸水鸭。记得安乐园搬到王府大街早期,我们经常去安乐园看宰鸭,开水脱毛后由厨师用安乐园自家传承的调料和工艺现场制作。后来,城区内不给养活禽了,看不到宰鸭了,但是清真安乐园的鸭子选材和制作工艺不变,仍然保留着鲜嫩而略带咸带香的口味。

我们的同学同事和朋友聚会,非要去清真安乐园菜馆,一是因为怀旧,二是为了顾及同学同事中有汉民有回民的风

俗口味。我的同事和同学岁数都大了,有些人牙齿也不好,在安乐园点一些嫩菜,以照顾整个群体。安乐园的牛肉圆是每次聚会必点,这种牛肉圆叫做闷钵牛肉圆,不仅香嫩润口,牛肉香和鸡蛋香交织,松泡泡的,很软和。据说这也是安乐园的招牌菜,有“中华名小吃”的美称。

我们这些老年人聚会中还有一道必点的嫩菜是特色鱼面筋。安乐园的特色鱼面筋,一眼看去以为是油面筋,咬一口下去却是鱼肉嫩鲜,牙多牙少、牙好牙坏都能吃得满嘴鱼香。

到安乐园菜馆去聚会,吃的是品味,吃的是环境,吃的是一份从童年到老年的坚守。昨天在安乐园大厅,我遇到一位年轻女子买了几大袋的包子和牛肉圆准备带走。她说她父母都住院了,每天都想吃安乐园的豆沙包和牛肉包,还要给他们带去闷钵牛肉圆。她还说,她的父母年轻时住在城南,经常去吃安乐园的小吃和炒菜。

现在在她家拆迁了,但是她还是经常乘公交和地铁到安乐园买外卖包子和牛肉圆回去给年迈的父母尽孝心。

●●● 点评

从计划经济的粮票说起,儿时的记忆里不仅有饥饿,还有美食的诱惑,淡淡的忧伤开头,深深的变迁隐藏文后,引而不发,文字控制力极强。文尾邂逅一年轻女子专程买牛肉圆给父母,也是神来之笔,既写出城南市民对乡愁的眷恋,也写出普通市民的拳拳孝心!

—— 吴晓平

娄会计

□南京 王慧琪

十多年前,她和老公一块从徐州来省城打拼。那会儿孩子小,还抱在手上,尽管每天的日子都打仗似的,但出租屋里早早晚晚的总能听见他们的笑声。老公算个人尖子,人长得不赖,脑子也活络,从家乡带了点钱出来,与人合伙开了个汽配公司。见男人能赚到钱,她二话没说,带孩子弄家务基本也就一人揽了。当初在家乡一所中技校学的是财会,来省城后,顺理成章地去一家私企应聘干了会计。

头几年两人的想法都很一致:多吃点苦把孩子养大;在地铁通达之处(哪怕远郊)争取买套房,让三口之家有片立足之地。徐州人古风犹存,身上都有股拼劲。没用几年,这梦还真让他们给做成了。

一个劲地忙忙碌碌,娄会计的注意力,除了工作,全都放在了孩子和日复一日的琐碎上。谁能料到,潜滋暗长的是那个在外面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男人的情感。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了男人的背叛。男人很狼狈地低着头,

向她做了彻底坦白,说自己爱上了一个小她八岁当然也比她漂亮的女孩。他希望妻子能大人有大量放他一马,离婚协议也草拟好了,第一条是自愿净身出户,房子留给她们母子;二是每月给儿子的抚养费绝不低于多少(一个很像样的数字)。娄会计能听见自己牙齿磕着牙齿的声音,噙在眼窝的泪痕是没让它落下来。她没日没夜地护着这个家,到头来是要这结果?但最后她还是心软了,当她听说那个女孩已有了身孕。她定定地望着男人,把手挥了挥:你自便吧,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男人走后,她把孩子哄睡着,躲在另一个小房间狠狠哭了一场。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靠谁都会落空,唯一能信的是自己的肩膀。她迅速联系上一位也在省城当会计的老乡同学,两人从原公司脱身,组建起一个小的财务公司。同学负责内部事务,抛头露面的事全由她来。这类事有一定专业性,一般人摸不着头脑,怕跑,而对娄会计却是轻车熟路,事半功倍,别人也愿意出点钱交由她来办。不过这也不是多好的美差,有时候同时跑几家的执照,

所在的区域或南或北,她开部车,紧追慢赶,每天都得把时间掐好。

半大的男孩淘气得很,一早把各项事儿弄停当,上班前先得把他送往学校。寒暑假则要把他安排到图书馆或游泳馆,交到放心的人手上才能出去干活。对付了他“小升初”,后来又围绕他的中考做服务。有时候很用心地忙了几个菜,但小家伙就是不给面子不伸筷子,硬要她再去点外卖,气得她真想把菜全泼了。一周里她还安排了三个晚上乘地铁去市中心听专家辅导课,她给自己订了目标,用两年的时间,把注册会计师的本本拿到手。

有过好心人帮她介绍,她笑笑谢绝了,说孩子还小。她不想讨那个没趣,心也伤不起了。先前的男人倒是说话算数,按月把抚养费打到她卡上。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了,那女孩居然为他生了双胞胎。她托人带话给那个负心汉,说,你给儿子的抚养费即日起请削减三分之二,等我再好一点,你就一门心思养你的双胞胎吧。那一天,男人抱着前来探视的儿子突然就流泪了,说你妈真是个好女人。

美味的童年

□黑龙江伊春 林振宇

我幼年时,妈妈为了工作,无暇照看我,狠心将我送到乡下的姥姥家。

天蒙蒙亮,大人们就起来点火做饭,厨房里响起了锅碗瓢盆声、柴火燃烧的噼里啪啦声。我睡在热乎的东北土炕上还没有睁开眼睛就被这些声音吵醒,迷迷糊糊地听到院子里的大公鸡“喔喔喔”打鸣声,老生“哞哞”三两声,还有大黄狗“汪汪”声……这些声音奏响了乡村晨曲,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碴子是我们常吃的主食。农村一般用秸秆当柴烧,用铁锅煮出来的大碴粥粘稠烂呼,黄灿灿、香喷喷的,让人见了就有食欲。大碴子都是自家地里种的玉米晾干后碾出来的,所以新鲜着呢,闻着就有一股米香味,我一顿能吃一大碗。吃过早饭,大人们拿起农具下地干活,而我也闲不着,去找舅舅家的双胞胎姐妹玩。我们仨都是70后,属大龙的,只是

我比她们早出生几个月,所以按辈分她俩管我叫“二哥”。东北的春天正值挖野菜的时候,大片大片的土地不仅是我们天然的乐园,那泥土里还长着野生的“小头蒜”。我们小孩子挎着竹筐,蹲在地里,这儿挖一点儿,那儿挖一点儿,很快就装满筐,带着收获的喜悦回到家。大人们用清水把小头蒜洗净端上桌,家人们围坐在炕桌前,小头蒜蘸大酱,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吃过晚饭,有时我趁着灶坑里的柴火还没有熄灭,从窖里捞出几个土豆扔进去。估计熟得差不多了,就用炉钩子从柴灰里把土豆扒拉出来,迫不急待地开吃,嘴巴吃得黑乎乎,烧土豆的味道好极了。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农村孩子是没有零食可吃的,如果能吃到“麻花”,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了。我的姥爷虽然脾气暴躁,但对我特别疼爱。他平时喜欢穿一身中山装和一双农田鞋,腿肚下面裹着缠布。农闲时姥爷

收破烂,赶着毛驴车,也带上我。有一次,姥爷走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待他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根麻花,就塞到我手里,还告诉我,不要说出去……吃着姥爷花钱买的这香软可口老式麻花,有一种很幸福的味道。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临近秋季。听姨舅们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要回去了,姥爷则在炕头上一口口抽着旱烟。我懵懂地听着他们闲唠嗑,当时不清楚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记得那是一个早晨,姥爷领着我,姨舅们也跟着出来相送,我们在家附近的道边等车。有一辆从远处驶来的大客车见我们招手,停了下来,我和姥爷便上了车。客车徐徐地开走了,我趴在客车后座上透过玻璃窗看见姨舅们在向我挥手,直到他们的身影渐渐地消失,那一刻,不知怎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如今我已走出半生,才发现童年是人生最美的时光,快乐无忧,幸福美好。而童年的美味则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抹都抹不去。

外卖小哥

□上海 董川北

一位朋友生病住进了瑞金医院,我去看他。病房里两张床,两位病人。靠里面的病人拉着帘子,半天也不见吭一声,我猜测是在睡觉吧。怕打扰别人,我坐在床边,与朋友窃窃私语。

门“吱”一声开了,进来一位提着保温箱的外卖小哥。三十来岁,皮肤黝黑。他扫了一眼我跟朋友,很礼貌,向我们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径直走向了里面一张床。

外卖小哥轻轻拉开帘子。“你放桌子上吧,我现在不饿。”是女病人的声音。外卖小哥消瘦的背影正对着我,他蹲下来,打开保温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这时,门又开了,是推着小轮车的护士小姐。“37床,准备吊盐水,今天3瓶。”护士小姐边进来边说,“哎,不是交代过你吃流食吗,你怎么叫起了外卖?让家里熬点小米粥送来!”护士小姐显然很生气。

帘子被护士小姐拉开了大部分,这时我才看清了女病人。面容清秀,皮肤白皙,大学生模样。女病人几分调皮地说:“谢谢护士姐姐。”“反正我交代过你了,想早点出院就听医生的。外卖再方便,也没有家里人送的好,知道吗?”对护士小姐的话,我内心深表赞同。这时,站在旁边的外卖小哥说了一句:“医生,这粥是我亲手熬的。”

护士小姐正要把盐水挂上支架,听到这句,有点儿困惑。女病人“咯咯”地笑出了声,解释说:“他是我哥,亲哥……”

“今天我很早就没接单了,回家替她熬的小米粥。”外卖小哥几分腼腆地说。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份爱心“订单”。

笛声里的“六一”

□重庆 王中平

那年春天,村里来了一个卖笛子的老人。老人还没有进村,远远就听见悠扬的笛声从村外来,我和小伙伴们跑到村口,看见老人肩挎一个帆布包,里面放有几十根做工精美的笛子。在那物质匮乏、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老人的笛声勾起了孩子们心中的好奇心,都想把笛子放在嘴边吹一下,看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但老人始终把口袋捂得很严,不让我们靠近他的笛子,哪怕摸一下都不行。

在这些孩子中我是最想把笛子拿到嘴边吹一下的人,我几次想靠近看一下,都被老人那强有力的手挡了回来。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有点急了,跑回家缠着父亲要买。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着叶子烟,一言不发,我大哭大闹,父亲还是始终不肯答应。

可让我意外的是,在儿童节的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放有一根笛子。母亲说,这笛子是父亲熬了一个通宵做出来的。我这才知道,父亲还会吹笛子,吹得可好听呢!

我开心地拿着笛子去找父亲。父亲坐在槐树下,向我仔细传授吹奏笛子的知识和要领。他仔细地教,我认真地学。不到半天的时间,我竟然也能吹出悦耳的声音,一首完整的曲子。父亲为我的进步感到很高兴,拿过笛子站在槐树下悠悠地吹上一曲,笛声在小院飘荡,回响……

笛声里的六一,我终生难忘。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5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